

莫负寒夏

Summer
&
Jason

[上册] ————— 丁 墨 ◆◆◆◆◆ 著

今生，陪你轰轰烈烈一场又如何？
我要让我爱的男人光芒万丈地活着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ARTS PUBLISHING HOUSE

上

莫负寒夏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卷

她会记得我

第一章 0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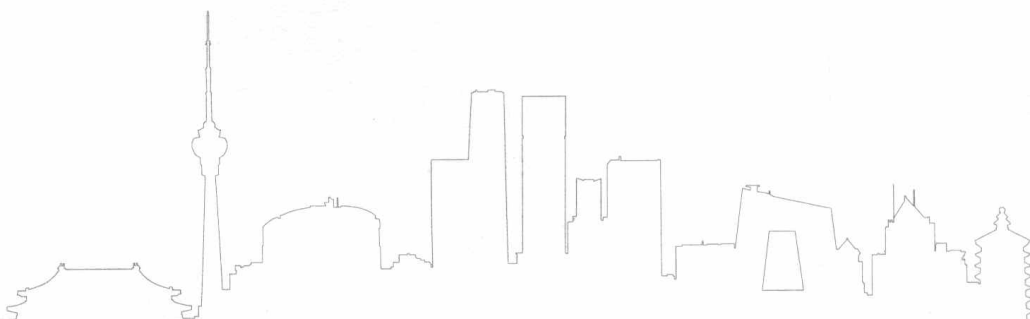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038

第二章 012

第五章 051

第三章 024

第六章 073



第二卷

太美好的我

第七章 084

第十一章 1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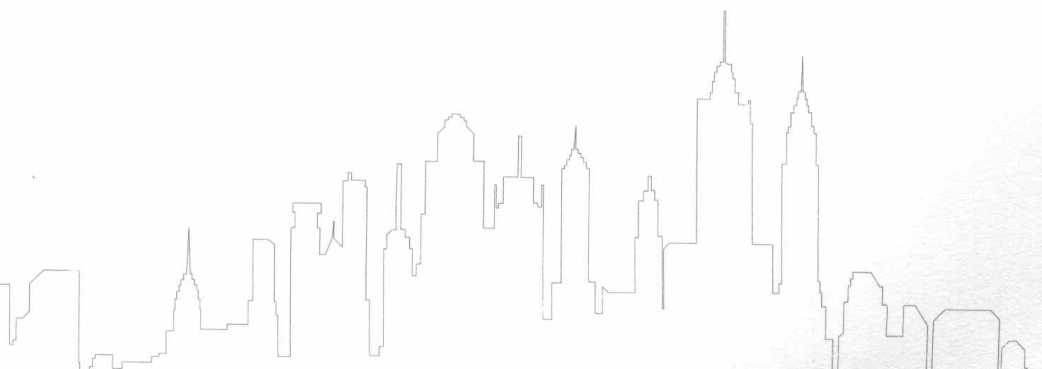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097

第十二章 149

第九章 111

第十三章 163

第十章 123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三卷

彼岸无寒夏

第十四章	178	第十八章	238
第十五章	193	第十九章	252
第十六章	208	第二十章	266
第十七章	225	第二十一章	278

第一卷

她会记得我



“你不能这么对她，她当你是朋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她不会原谅你的。”

“不，她会记得我。”

第一章



天空静黑，路灯下的树影，轻轻晃着。没有别的路人，也没有车辆经过。

木寒夏猛捏刹车，自行车停在了路口。她没想到，自己会撞见这样严重的一幕。

一辆黑色小轿车，侧翻在路边。玻璃碎了一地，半边车体已经被撞变形。车轮还在空中徒劳地转动着。里头的人不知死活。而相距几米外，一辆大货车也轧进了绿化带，车头撞瘪了。

木寒夏正愣着神，那大货车却重新启动，竟是想开跑了。木寒夏立刻大声喊道：“等等！”货车却加速了。

木寒夏从口袋里翻出手机，连拍几张。

货车跑远了。

木寒夏把自行车停在路边，心里也有点紧张，先第一时间打电话叫了救护车，又报了警。这才小跑到那轿车旁，隔着几步远停住。后排没人，副驾驶坐了个女的，头破血流，眼睛紧闭，俨然已昏死过去。驾驶位坐着个年轻男人，脸上也有许多血，睁着眼看着她。

他的皮肤很白皙，眼睛却生得深邃，像是沉淀了某种又静又深的东西，宛如礁石，注视着她。

木寒夏轻声问：“你能动吗？要不要我扶你出来？”

男人嗓音低哑：“扶我出来。”

他表现得太沉稳，完全没有半点遭遇车祸后的紧张恐惧。木寒夏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，碰到他近乎冷冽的视线，她又立刻缩开了。

木寒夏拉开车门，他把一只手臂交给她，木寒夏搀扶着他，小心翼翼地车里出来。

周围依然很静，只有风吹动树叶的轻微声响。已经快十二点了，这又是个很偏的路口，难怪无人经过。

木寒夏把他扶到路边躺下，自己也微喘着坐了下来。他虽然看着瘦，但人却很高，骨架大，这么一会儿工夫，压得木寒夏好累。

两人静静地待了几秒钟，他说：“叫救护车。”

木寒夏说：“叫过了。”

他又说：“有没有……记下车牌号？”说话似乎有点吃力。

木寒夏低头看着身旁的他。头发和西装上也全是血，西装一看就是高级货，手腕上还戴着块劳力士。灯光照在他脸上，轮廓分明，但颜色苍白。显然，这是位颐指气使惯了的主，到现在都没对她说声谢谢。

木寒夏说：“车牌号已经拍过照，很清楚。刚才也打电话报过警了，放心。不过，你现在话说得越多，血会不会流得越快？”

男人看她一眼，过了一会儿淡淡说：“谢谢。”

木寒夏微微一笑，转身从自己的背包里翻出两件T恤，也只有这个了。她把一件牢牢绑在他还在出血的大腿上，又拿起另一件，帮他稍微擦了擦脸上的血。

干净柔软的T恤，还带着某种清淡的香气。男人感觉到她的手在自己的脸上无比温柔地移动着，眉眼里的血，倒是被擦干净了，舒服了很多。身体还在疼痛，他感觉到阵阵困意朝脑海里袭来，轻轻合上眼睛。

“去看看我的同伴。”他说。

“好。”

木寒夏到车边转了一圈，那女人还昏迷着，而且看样子被卡住了，木寒夏不敢乱动，大着胆子探了探她的鼻息，松了口气。

木寒夏回到男人身边，“你朋友活着，但是还没醒。”

他说：“你别随便动她。”

木寒夏说：“我为什么要随便动她？”

两人对视了一瞬，木寒夏说：“好了，别的我也不能帮你什么了。救护车

应该马上就到，坚持一下。”说完刚想起身，去包里拿瓶水给他，倏地，手被握住了。

木寒夏一怔。

他定定地看着她，“别走，在这里照看我。”

木寒夏条件反射地就想把手抽回来，可别看他受了重伤，到底是男人，木寒夏居然没挣脱。而且他的手居然比她的还白，又大又修长，一看就是双养尊处优的手。

木寒夏只得说：“我没走！松手！”

他根本不依，仍然把她的手攥得牢牢的。木寒夏的每一根手指，都被他的手指交缠住。而他的那双眼，微开微合，看样子意识也有点迷糊了。

“救护车到之前……”他忽然喃喃低语般道，“你如果走了，我就讹在你身上。”

木寒夏：“……”

这人！她到底救了个什么人啊？

“你……你怎么讹？难道告诉警察，我以区区肉身，撞飞了你们的轿车？”

男人闭着眼，嘴角微扬，不说话了。

木寒夏只好任由他握着手。

不过她知道，他此刻神志的确有些不清了。刚才救他出来时，他表现得那么镇定，现在迷糊了，倒知道要依赖她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深夜里，渐渐起了风。他的眼睛始终闭着，木寒夏低头打量着他。

男人的额头宽阔，眉峰很高，鼻梁也很挺拔。不是那种浓墨重彩的帅，相反，他的五官线条很简洁，透着种硬朗清俊的味道。

“如果油箱漏油爆炸，你就自己走。”他闭着眼，忽然又说道。

木寒夏微愣，答：“放心，我刚才专门留意过油箱，暂时没有漏油。而且真要爆炸了，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，我会背着你一起走。你的朋友我就顾不上了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嘴角勾了勾，“你有那么大的力气？手腕那么细。”

木寒夏说：“那你就看走眼了，我是在超市干粗活的营业员。”

他淡淡地说：“骗子。”抬起眼皮看了看她，“没有这么漂亮机灵的营业员。”

木寒夏笑了，“哎，我看你的意识还挺清醒的嘛，我说后半句。”

他却没有再说话，闭着眼，眉头也轻皱在一起，似乎很痛苦，握着她的手也更紧了。木寒夏到底还是觉得他挺遭罪的，凑到他耳边低声说：“放心，我真的不会走，会陪着你的。”

他没有说话，也没动，呼吸均匀，竟像是睡着了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终于听到了救护车声。木寒夏把手从他的手掌里轻轻抽了出来，拿起手机，想着等会儿要把照片交给警察，忽然又低头。

灯光透过树叶，在他脸上投落斑驳而安静的剪影。虽然他西装凌乱，身上还有血迹，样子够狼狈。但木寒夏依然觉得，他的侧脸比她见过的任何男人，都要有味道。

木寒夏举起手机，偷偷把他拍了下来。

乐雅超市的上班时间是7点，木寒夏昨晚3点才从派出所回到家里，黑着两个眼圈上了公交车。

到了超市楼下的早点铺，她有气无力地要了碗米粉，刚扒了两口，何静就来了。

何静风风火火地在她对面坐下，一脸洋溢着八卦之光，“哎，阿夏，你看新闻了吗？昨天半夜我们乐雅的死对头、永正集团的千金小姐程薇薇，出车祸了！”

木寒夏正双眼空洞、动作呆慢地往嘴里夹粉，迟了两拍才反应过来，“车祸？”

“是啊。”何静把手机递给她。

“永正集团营销总监程薇薇及友人遭遇车祸”——黑色醒目的新闻标题下，配图正是昨晚那个路口，当然已没有车辆残骸。

“哦，我知道。”木寒夏说，“昨天下夜班遇到了，还是我帮他们叫的救

护车。现在应该……脱离危险了吧。”

“啊！”何静瞪大眼睛，“真的啊？”

木寒夏就把昨晚的事，简单跟她说了下，只是没说跟那个男人相处的细节。

何静听完后，却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“就这样？”

“就这样啊。”

“你就没给人留个电话，要点酬劳什么的？人家可是超级有钱人，你救了他们的命，居然一声不吭就走了。让他们用支票砸你啊亲！”

木寒夏听乐了，一脸忏悔地说：“是是是，我的觉悟实在是太低了。下次，下次一定把握机会，绝不放过！”

两人又笑了一会儿，何静却认真地说：“不过这件事，你就别告诉别人了。虽说救人没错，但永正现在跟我们竞争好激烈。要是传到领导耳朵里，心里说不定会介意。”

木寒夏答：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“寿司啊寿司，又香又滑的寿司……”

木寒夏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把一个个刚刚捏好的寿司，放进碟子里。

日光明亮，货架琳琅。时间还早，超市里客人不多，显得空荡又寂静。木寒夏穿着那套娃娃的红色营业员制服，站在柜台后，闲来无事，又挑出几个她觉得最漂亮满意的寿司，放在个空盘子里摆拍。

论到摄影技术，虽说她的手机摄像头质量一般，但她拍出来的照片，总是被人夸。

光影模糊处理的背景里，每一颗米粒都显得晶莹饱满，绿的海苔，红的鱼肉，颜色清晰漂亮。她把照片发到朋友圈，又配上一段装文艺的词：“三文鱼寿司加金枪鱼手卷，浸泡在食物香味中的一天——by 木寒夏。”

很快就有一堆人评论点赞。

高中同学 A：“好美！”

高中同学 B：“大早上拉仇恨真的好吗？我还在地铁上赶去公司，没吃早饭呢！”

高中同学 C：“木寒夏又在装文艺了，汗。”

化妆品营业员少女：“夏夏拍得真好！”

肉科营业员小伙儿：“呵呵，猪肉才是王道！”

高中同学 D：“阿夏在超市混得风生水起啊。有空来海南玩啊，我们家的荔枝都快熟了。”

木寒夏倚在柜台上，看得正乐，冷不丁何静拎着两个大榴梿从旁边经过。她是水果科的营业员，深呼一口气，就把榴梿丢到了货架上。然后凑到木寒夏身边，看了两眼，嘀咕道：“你就知道穷快活！”

木寒夏放下手机，“难道我穷，就不能快活了？”

何静扑哧笑了，扫一眼木寒夏做出来的那些像模像样的寿司，忍不住感叹道：“你干吗总是申请换部门，换来换去。”

木寒夏一脸正色，“你不知道吗？我的职业目标就是掌握超市的七十二项绝技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”何静打断她，敛了笑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想往上爬。你自考的本科文凭已经下来了，还是江城大学的。哼，你人长得又漂亮。将来啊，要是爬上去了，可不许忘了我……”

木寒夏为难，“可是，俗话说得好，糟糠之妻都得下堂……”

何静一个栗暴赏在她的头上。

乐雅超市江城二环路店的总经理叫孟刚，三十五岁，单身离异。

他每天总是很早到办公室，开始掌控超市一整天的运营，也时常工作到很晚，跟那些营业员、收银员一起下班。虽然营业员们并不敢跟他说话，但谁都知道，这家超市是在他的带领下才能连续多年稳居华中地区营业收入第一。

这天，孟刚如往常般，召集各部门管理干部开周例会。晨间的阳光还很温煦，大会议室里，大家围桌而坐。孟刚坐在主位，指间夹着根云烟，不紧不慢地抽着。阳光落在他方正的眉目间，而他的身材本就高大，这令他看起来有种略显粗犷的威严。

气氛原本平静而严肃，可是轮到市场部经理发言时，就有人隐隐露出笑容。

因为市场部经理带来了一个消息：竞争对头永正超市的董事长千金、营销总监程薇薇，昨晚出车祸了。虽已无生命危险，但伤势严重。

“永正刚宣布要在我们对面 1.5 公里开新店，二环路的地都被他们拿下了，负责新店筹备的营销总监却出车祸了。”办公室主任神色淡然地说，“我看他们的新店是要延后了。”

采购部经理脾气火爆些，嗤笑一声说：“说实话，我可不同情他们啊。我们在这里干得好好的，永正看我们业绩好，非要在街对面开店，跟我们打擂台，抢生意。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活该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，都有点幸灾乐祸。孟刚坐在主位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他从不是什么仁慈厚道之徒，嘴角偶尔也露出了笑意。

“孟总。”市场部经理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听说这次跟程薇薇一起出车祸的，还有她的一个朋友，是她从美国请回来的帮手，帮她运作新店。”

“美国？”有人问，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好像是程薇薇的大学同学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。”

“呵……”有人笑了，对孟刚说，“孟总，千金大小姐带大学同学回来齐上阵，永正这回真是一手烂牌了。”

大家都笑，孟刚也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大家不要掉以轻心，永正的运营一向稳健，最近在别的城市开的几家新店，业绩也都不错。等他们开店时，还是要做好充分准备，把他们打下去。对了，程薇薇请回来的帮手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市场部经理想了想，答：“好像叫……林莫臣。”

临近中午，木寒夏送走了一位顾客，在柜台后坐下打盹。

昨晚睡得那么糟糕，她犯困简直天经地义。趁着没人，她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满眼是泪地闭上眼睛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的头往下猛地一点，醒了。睁眼四处看了看，刚要继续睡，却一眼看到几排冷柜后，孟刚和他的助理正站在那里。

木寒夏一下子吓醒了，马上坐直，一脸严肃，还伸手整理了一下柜台里的寿司，仿佛刚才打盹的完全是另一个人。

她没抬头，只感觉孟刚的视线，似乎还落在这个方向。灼灼的，如他这个人一般，沉而深。过了一阵，她抬起眼，发现他们已经走了。

木寒夏松了口气，心想，孟刚每天巡店，要看那么多柜台那么多服务员，说不定根本就沒往她这儿看一眼呢。

结果没过多久，孟刚的助理小陈去而复返，站在柜台后，笑得和蔼可亲、滴水不漏，“木寒夏，孟总叫你去趟他的办公室。”

领导和干部们的办公室，就在超市楼上。而孟刚的办公室，在顶层四楼的尽头。

木寒夏并不是第一次来。

上一次，是三年前，她被招进这家超市做营业员。在同期的二十多个人里，孟刚只召见了她一个人。

那时的孟刚，样貌打扮跟现在几乎没什么变化。平头，高个，穿简单的短袖衬衣和西裤，戴着块好表。眉眼黑而硬，指间时常夹着烟。木寒夏第一次见面，就注意到他的手指，那手指骨节饱满、坚硬、黝黑，有厚厚的茧。

而木寒夏至今记得，那天他对她说过的简短的一番话：“小姑娘，我看过你的简历。你虽然只有高中文凭，但却是全市最好的六中毕业的。在我这里好好干，以后会有机会。”

孟刚其人，中专毕业，没有任何背景。全凭自己，一路摸爬滚打，从超市营业员，一直爬爬爬，正式职员、主管、经理……最后成为这家超市的一把手。

他是这家超市里很多人心中的奋斗目标。

也是木寒夏的。

轻轻推开虚掩的屋门，木寒夏一抬头，瞧见孟刚坐在办公桌后，旁边的金鱼缸里，水泵汩汩响着。他手里握着个茶杯，屋内有茶香和烟味交织的清淡气息。看到木寒夏敲门进来，他只微微一笑，“坐。”

木寒夏有点尴尬地坐了下来，心想，大BOSS总不至于因为她打盹，就把她拎上来。这种事，通知一声主管训斥她就行了。

她的心突突地加速跳着。

结果孟刚第一句话就问：“昨晚没睡好？”

他的嗓音低沉温和，听着并没有责备的意思。木寒夏的脸却有点红了，耳朵里反而无比清晰地听到鱼缸里的水花声，她低着头，轻声答：“嗯，孟总，我下次不会了。”

她还穿着红色制服，只是要上楼见孟刚，摘掉了帽子，露出柔顺的马尾辫。许是因为走得急，又或者是心里紧张，她的额头浸出了一层细汗。而因为肤色白，脸上脖子上都是象牙一般细腻的颜色，微微浸湿，露出些许润润的红。她低着头，平素乌黑的眼睛低垂着，睫毛却显得密而长。同样白皙的双手垂落身侧，轻握成拳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听到孟刚说道：“别紧张，我今天不是要责怪你这件事。以后注意就行了。”

“谢谢孟总。”木寒夏嘴角偷偷弯起，马上又放下，抬头一脸正色地看着他，“那孟总找我……”

孟刚盯着她，“你的自考本科文凭下来了？”

木寒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“嗯，前几天拿到了。”

孟刚也笑了，端起茶慢慢喝了一口，“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木寒夏看着他的神色，试探地答：“我之前向人力资源部提过申请，想到市场部去工作……”

“我已经批了。”

木寒夏一愣，巨大的喜悦，却是混杂着些许甘苦的喜悦，一下子从心底冒了出来。

“孟总，我……”她一顿，深深向他一弯腰，“谢谢，谢谢您。”

“平时看你嘴挺能说的，今天结巴了？”孟刚那深深的眼睛里，也有一点笑意，朝她点了点头，“小姑娘，好好干。”

木寒夏整个人还处于乐开花的情绪中，嘴上却答：“孟总，我已经22岁了，不是小姑娘了。”

“这么年轻，在我面前还不是小姑娘？”他说。

一个月后。

因为手上的工作需要交接，生鲜科最近又比较忙，所以木寒夏要再在超市里站几天岗，才能到市场部去。

这是个阳光静好的早晨。这几天，木寒夏在糕点柜台顶班，很清闲。不过她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很快就开始跟师傅学做饼干了。

这个时间，超市里顾客还很少。头顶上方的喇叭，放着陈奕迅的《十年》。木寒夏跟着轻轻地哼着，她唱歌是很不好听的，用何静的话说“像小孩子一样找不到调”。

柜台玻璃折射着柔和的灯光，浓腻温热的香气往鼻子里钻。木寒夏弯腰，将一盘刚烤好的饼干，放进去。嘴里刚唱道“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……”，就看到柜台前出现了一双笔直的长腿。

那人穿着西装皮鞋，站在那里没动。

木寒夏的饼干还没放好，也不急着起身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先生，想买点什么？这是新烤的饼干，尝尝吗？”

饼干是她刚学做的，虽然模样朴实了点，方方正正灰扑扑的，但味道还不错。

“这么难看的饼干，会不会毒死我？”那人说。

木寒夏微怔，抬起头，就撞见了一双漆黑幽沉的眼睛。

第二章



木寒夏微微愣住。

那天虽然跟他待了一段时间，但夜色灯光朦胧，看着他也像隔了层薄薄的暗暗的纱。现在不同了，他站在超市明亮的灯光下，短发一丝不乱，西装笔挺利落。里面是件黑色衬衫，没打领带。

他的双手插在西装裤里，下巴微微抬起，那双眼睛，如同那晚般，冷凛而静深地打量着她。

而木寒夏对他的第二印象，也跟第一次一样：这个男人，浑身上下都写满了一个“傲”字。笔墨也许很淡，但写进了骨子里。

“木小姐。”他缓缓开口。

木寒夏露出疑惑的表情，“你是……”

他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。

不知为何，木寒夏觉得略略有点爽，这才恍然大悟露出笑容，“呀，是你，我想起来了，伤全好了？”

他这才轻轻地哼了一声。

木寒夏是真心实意地笑了，望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恭喜你。”

他扫她一眼，又看了眼周围的环境，然后说：“找个地方，坐下聊。”

“我走不开呢。”木寒夏说，“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”

他静了几秒钟，忽地笑了，“营业员？”

“嗯，说了我没骗你。”木寒夏背着双手望着他，“别忘了加前缀——漂亮又机灵的营业员。”